雨水时节，窗外有雨，窗内有书。傍着油汀，就一杯清茶，也是读书好时光。

老克是我的挚友，他的父母是给我教诲的长者。作者送我散文集《南京深处谁家院》(以下简称《深处》)，我当作高邮湖滩上的莼菜，慢嚼细嚼。打开老克的散文集，我被引进了南京深深的庭院，历史扑面而来，清香扑鼻而来，画廊扑面而来，文化扑鼻而来。

《深处》连同老克的其他散文，是旅游散文、历史散文、文化散文、说明散文、抒情散文、思辨散文？像是，又不尽是；是散文、随笔、小品？像是，又不尽是。是什么呢？我把它叫作：转基因散文。转基因食品，应少吃；转基因散文，要多读。品品老克的转基因散文，看看有几多鲜活、几多色香、几多深邃；游游老克笔下南京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庭院，瞧瞧有几许曲折、几许沉重、几许深邃。

写南京的文字，在质和量上都到了令人敬畏的高度。如何下手与突破，这对老克是一个考验和检验。老克对材料的筛选、甄别、应用和调度，可谓是信手拈来，灵活自如，眼前、历史、硬建筑、软故事、冷凿、热敷、转引、叙述、穿插、议论，真可谓纵横捭阖，腾挪跳跃，随意收放。

在有备而来的老克的手上，南京不是一枚硬币，只有两面；也不是一只鼎，仅有几面；南京是一个魔球，具有N个截面。老克以老到、水灵之笔，吃准若干个截面，写出了N个别具一格的风光，绘出了N个南京庭院重重叠叠的院落。在《深处》，处处可见：以小及大、以近及远、以点及面、以简及繁的风景，以表及里、以浅及深、以轻及沉、以淡及浓的点睛。这些风光的景致和悦耳的声音，朝我们走来，真是养眼、养耳、养脑、养心。大的有：中山陵、总统府、清凉山、美龄宫，古的有：六朝松、鸡鸣寺、南唐二陵，精致的有：梅花山、颐和公馆、中山路8号、鸡鸣珠故居、交通、工业、工艺的有：浦口老站、1865——那一束古铜色的阳光、升州路上的美大纸行、南京云锦；宗教、艺术、文化的有：莫愁路教堂、金陵刻经处、朝天宫、兰苑剧场的昆笛声、寻找先锋书店的灯光等等。上述的大致分类不算严密，所有风景篇章都是文化的、艺术的、精致的、动感的……

在《深处》推出的37处风景中，有相当部分是我第一次听到读到，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、艺术、旅游、建筑、文物、工艺等均有所涉及，书道、茶道、琴道、香道、花道都有所介绍，几乎成了南京风景的小百科。春风徐徐，细雨霏霏，在文化导游的引领下，欣赏得真是解馋。看见目录中有中山陵，我颇为得意，

庭院深深深几许

——撷咀《南京深处谁家院》

□ 淖柳

倒要看看老克如何与写中山陵的高手过招。细读下来，我为老克的取材之深、寓意之远所折服。老克不写硬而写软，既写实也写虚，既写大人物也写小人物，来了个顺手牵羊、别有洞天。写孙中山如何选中紫金山，写丧事筹备委员会如何决议，写是年只有31岁的吕直的设计方案如何被选中等等。特别是大胆地花了近一半篇幅推介吕直的为人和作品，了解中山陵设计、建筑的背后人物和故事，让人们不仅知其然，更知其所以然。过瘾。解渴。这种独辟蹊径的创作法，当然连文中小湖里的两只鸭子也“我行我素，悠然自得”起来了。

《深处》里的每一幢建筑、每一把物件、每一位人物、每一个故事，都有着老克自己的质感、密度和力量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拿捏、独特的咀嚼、独特的表达。老克在《陈布雷公馆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写文章的人最大的本钱就是自信。”作者手里的笔十分自信，犹如伽玛刀层层剖来，渐次通明，让人有一种想看、耐看、再看的痛快。比如《古鸡鸣寺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》，作者围绕“鸣”字作文章，剥茧抽丝，饶有兴趣，耐人寻味。未去鸡鸣寺之前，向不一般的朋友了解，写张爱玲的作家介绍百味斋的喝茶、曾经的情杀案，“友鸣”吊足了读者的胃口；来到鸡鸣寺门前，遭到作业人员的白眼和吼叫，这种“人鸣”之声与清静之寺极不协调；走进鸡鸣寺，先闻颂经声，“经鸣”会给众生“度一切苦厄”吗？坐进百味斋喝茶，“景鸣”之中南京的美景尽收眼底；为补遗憾，择日又去鸡鸣寺，找到了胭脂井，“井鸣”诉说着朝代和女人的兴废；胭脂井旁羽毛球发出击打声，“球鸣”钦定水到渠成，引出了作者的“自鸣”和读者的“共鸣”。这一路下来，友鸣、人鸣、经鸣、景鸣、井鸣、球鸣、自鸣、共鸣，真可谓：从古到今鸡鸣寺，自然社会纳定中。像《古鸡鸣寺，不知今夕是何年》这样的场景美、结构美、语言美、意韵美，在《深处》俯拾皆是，美不胜收。

汉武帝登泰山封禅，面对山峦慨叹：“高矣！极矣！大矣！特矣！壮矣！赫矣！感矣！”过瘾是过瘾。但这不是理解，这只能是过耳的大叫乱吼，叫着叫着就被松涛声淹没了。汪曾祺老先

生说过：“感觉到的东西我们还不能理解它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。我以为这是对的。理解不会一次完成，要经过反复多次的思索，一次比一次更深入地思索。”《深处》是老克追寻、提取、理解、思索、反刍的结晶。《深处》不是就风景摄影，而是老克以自己深刻理解的独树一帜的视角抓住这一个，揆拔这一点，让人叹为：“噢，原来是这样的啊！”在《陈布雷公馆》中，作者在众多材料中披沙拣金，作为国民党的“领袖文胆”和“总裁智囊”，陈布雷为人低调，没有私心，淡泊名利，清廉从政，不搞团团伙伙，书中特别介绍“陈布雷生前的生活非常简朴，对自己伙食控制非常严，平时就是青菜萝卜一类，一次过节大师傅做主买了一只甲鱼回来，他居然当天就把大师傅辞退了”。为了一只甲鱼，辞了一个大厨，这在我党中高级干部中也不多见。而我们的有些高官在调动之际，让很干净干净的秘书、司机、厨师跟着走，有的还通过身边人，情妇大肆捞钱。一只甲鱼的讲述，真是力透纸背。不过，作者没有刻意点明，但字里行间充满着风起云涌、电闪雷鸣，给读者留下打通历史与现实的想象空间。

有些风景的深意作者不予挑明，而有的则恰到好处地留下几笔精髓。在《牛首山》里，作者在作了“春牛首、秋栖霞”、“汉服”安营、《荷兰牧歌》散文介绍的种种铺垫之后，感叹：“倘若有人来生，我愿意生在有花有草的国度，没有丑恶，没有欺骗，人人相亲相爱，人与动物植物和谐相处。”自然美景和人情之美，是我向往的人生完美境界。”在《莫愁路教堂》里，作者不丁地捧出：“这是个哭笑不得的年代。每天我们都会听到许多事情，不断重复发生的事情，我们的追求跟现实根本不是一回事，但我们却无力改变这一切，可我们内心又多么期待改变。人要有些宗教的情怀，追求真善美。从我做起，推及他人。就像那首歌中所唱的：期待看到天空中的亮光。”在《寻找先锋书店的灯光》中，我们看到老克自己心中的灯：“在南京15年，先锋书店已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地方，只要有段时间不去，人就像丢了魂似的。我喜欢独自坐在书店大厅温暖的灯光下面，体验那种专注读书的感觉。真的，耳边聆听着肖邦略带忧伤的钢琴曲，环顾沙发四周一张张可爱的面孔，我突然领悟到什么崇高，什么是天堂，什么是被抚摸、被温暖的感觉。”读到这里，我，作为读者也有被抚摸、被温暖的感觉。这种感觉真好。这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圣洁的感觉啊！

品尝老克的散文，确有一种选材深深、运笔深深、理解深深、表达深深的感触。这些个深深，弄得南京庭院深深深几许。

前几天，偶尔在看电视剧《长大》时，不停地有适时评论字幕在电视画面的上方快速穿梭，实际上这是一种新的电视评论形式，叫弹幕。

人生的弹幕

□ 戚晓峰

关于这个词中“弹”的读音是dàn，还是tán？一个朋友还为此争论了一番，应读dàn，他读成tán。实际弹幕一词的出现，原意是指用大量或少量火炮提供密集炮击，现在常用于观影过程实时飘过的吐槽评论。从语义最早的出处看，弹幕是炮兵战术中的军事用语，到弹幕射击游戏，再到视频网络的中文语言语法和流传顺序上看，都应该读成dàn。有人将它读成tán，理解成弹出来的字幕。我们姑且把它认为是一种宅文化和词源历史了解得不够全面吧。

刚开始看到这种弹幕形式时我也有点排斥，认为是一种捣蛋的挑刺形式，人家电视放着，你在上面不断地评论，一度想关掉弹幕系统。但慢慢看到不少评论有点趣味，点评也很到位。如《长大》剧情中演员谢南翔扎了一条很不协调的围巾，我也正疑惑时，一个弹幕飘来：“什么鬼东西？”好像也正是我要发出的疑问。还有，当两位主人公在谈论很私密的话题时，大门敞开，站在门口的人能清清楚楚地听到他们的谈话，又一个弹幕飞来：“谈这么重要的话，难道不知道谨慎一点吗？”等等。

如果要谈到弹幕这种形式，其实我可以算是较早出现的弹幕达人了，我在很多年前就已经非常关注这种电视、电影等评论，我曾经自注了影视“挑刺综合症”。特别是看到很多电影、电视时发现了瑕疵，内心很着急但又没有渠道点出错误在哪，心中很是郁闷。正像我曾经看过的电视剧《人间正道是沧桑》中的共军、国军，在战场上、在机关内部，所有的电报都使用的同一段报文，在部队当报务员的我每次都认真地将这些报文抄了下来比过，或许这只是导演需要这种摩尔斯信号的声

音来达到电影、电视这种艺术的一种形式。但对于我干过报务工作的人来说，每每听到这些熟悉报

文在被重复使用时就是一种纠结。

有一次，在看到一部电视剧杨开慧在1921年与她的一位战友激动地说道“润之要来北京了”，而1921年的北京叫北平，在1948年11月29日解放军攻入北平后才改成北京。当然，一个小小的口误是与时俱进的表现，但会给很多人造成对历史的错觉。

还有一部电视剧是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炸毁沈阳柳条屯铁路，并侵略中国的北大营，大肆地烧、杀、抢，画面上还出现了直升飞机快速飞过的影子，那种场面俨然就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，但1931年有没有直升飞机我作了一个考证。有史料表明，最早的直升机机降作战是1951年3月美军在朝鲜战场的旺方山战斗实施的，此次战斗，也是直升机参加实战的最早记载。在1931年日本当时有作战飞机300架次，是当时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空军飞机数量的第二大空军，且日本陆军配备机型是91式战斗机，海军是90式舰上战斗机，没有直升飞机。而中国在1943年，西科斯基公司带着一架R-4直升机到中国昆明进行飞机表演，这是现代直升机第一次在中国的天空飞翔。

看看这些资料，不知道当时的这些直升飞机是从哪里飞来的？这种疑问也一直是我心中发出的一个疑问。这种弹幕形式也让我一吐为快。

弹幕是一种新的电视评论形式。有时想来，在当今这种多元化的社会，发展迅猛的时代，也就不足为怪，再看看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一部长长的电视剧在慢慢地上演，每天都有你身边的人会在你的人生舞台上不停地弹幕。有善良的理性评价，有恶意的诽谤攻击。让我们的人生仿佛整天置身于“枪林弹雨”之中。今天你中弹了吗？

乡村有个习俗，过年前一定要洗个澡，干干净净过大年。小时候七里八乡才有一个简易的澡堂，那时我们常去的是最近的官垛村。某年腊月二十八、九中的一天，母亲为我准备好小褂裤，吃了早中饭，便向官垛出发了。

走出庄口，无垠的田野扑面而来。微风吹拂，麦苗在酥软的泥土里惬意地招摇，田埂上荠菜挨挨挤挤地长成一片，路旁的土圪塔一脚踢去散落一地，大概是受了惊动，两只也许正在恋爱的小鸟从田埂里飞起，一路鸣叫着向远处去了，圩头上的树木如烟如雾，缥缥缈缈。我忽然羡慕来我们邓庄上学的同学，他们每天都能见到这般美好的景致，这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！

走上高高的圩堤，一条宽阔的大河横亘眼前，对岸临河的一户人家，几棵硕大的垂杨柳枝披挂，石砌的码头掩映其中，后面层层叠叠隐隐绰绰全是人家，真是一个烟阜盛的大村庄啊。与庄子相连的是一座瘦瘦高高的木桥，四根细脚伶仃的桥桩分叉在近岸的河中，上面搭着一块狭长的木板，我的心里打起鼓来，走上该不会晃塌了吧？我颤颤巍巍地走上去，鼓着勇气极小心地终于走了过去。

刚进村口，几个在一起上学的官垛同学便等候在那里，见了面一下子拥抱起来，似乎是多年不见的老友。最活跃的要算头上患过黄癣的“癞皮”，“癞皮”领着我们在大街小巷转悠，一会儿说一两个笑话让我们开心，一会儿停下来在人家“山墙”边甩“贯炮”，他们的甩完了，“癞皮”便坏坏地看着我笑，我会意该我买了，就到商店里买了一把威力更大的小炮仗，立在地面上，可是没有火种点燃，一边的“癞皮”便洋洋得意地从兜中掏出一盒火柴，原来他是有早准备的。“噼啪”一声炸响，我们欢呼，可接着就是一阵炸雷般的呵斥，一个老妇人站在一个草垛前，正气势汹汹地瞪着我们，手里还有一根棍子，我隐隐感到这似乎与草垛有关，“癞皮”他们见状撒腿就跑，早就无影无踪了。我吓懵了，好在并不见老妇人立即走来，便拎起褂裤落荒而逃。

在另一条街上我们会合了，正心有余悸地交流逃跑的心得时，突然一只大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肩膀，扭头一看，是上初中时曾在我家代过伙的远房姨哥，说找我好久了。原来母亲怕我贪玩，误了洗澡的大事，不放心托人捎了口信请官垛的姨娘关照。我也猛然想起洗澡的事，只好与同学告别，跟着来到姨哥的家中。在姨哥向姨娘通报的同时，只听西厢房里一阵“嗤”的油炸声，不一会儿，姨娘双手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蛋泡炒米上来，还一定要我坐在桌子的北面(上首)吃茶，我知道我是被尊为贵宾了。姨娘瘦小，但穿着整洁，坐在对面，微笑着，催我吃尽，一脸的慈祥。人小肚量小，满满的一

洗澡

□ 高耀光

大碗，我实在消受不了，姨娘见状，也不再强求，留了半碗，便亲自带着我去澡堂。

转过两条街，来到一座高大的房屋前，隔着厚实的棉布门帘，姨娘喊道：邓家姑娘的儿子来洗澡了。里面

的人应了，我便挑帘进去。一股湿暖气流立即包围了我，里面迷蒙昏暗，只有装在高处的几扇小小的窗户射进少许的光线，沿墙的四面包着窄窄的砖炕，上面铺着稻草帘，满满地摆放着一堆堆的衣服。里面人影幢幢，有人在等待着空出来的位子。一个瘦削的中年男子热情地把我拉到一处，将浴客的衣服使劲地往两边挪挤，腾出一处让我坐下，还送来一条毛巾，我预备他来索要洗澡费，可是他只字不提，看来我这个外村人是得到了特别的优待了。里面人声嘈杂，像个说书场。忽然有人提起我的父亲，说父亲排行老三，读过高小，有点“墨水”，人称“三先生”，在外乡做财粮科长，回到家中是什么粗活细活都干，和大蒿小，有人找他办事从不回口。这个人如数家珍头头是道，我寻声望去，在墙的一角，坐着一个老者，捧着一个茶壶，慢条斯理的。我突然想起临走的时候母亲嘱咐到官垛时人要有礼貌，因为庄上一半人可以叫姨娘舅舅的，眼前的这位老者兴许还是我的什么长辈亲戚呢，不然何以知道得如此清楚呢。推门进入浴池，池中已无法坐人，水只没了脚踝，而且已经发腻，还有一阵阵的馊味。有人抱怨，有人说一天已经换了两次水了，没办法，洗的人太多。这个澡只能是象征性的，我胡乱地洗了洗，收拾好换下来的衣服，逃也似地离开了浴室，心想总算完成了母亲交给的一个重大任务了。

几个同学没有走远，见我出来便又围拢上来，挽留再玩一会儿，但天色已晚，更担心那座木桥，便婉言谢绝，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夜幕已经降临旷野，远处圩头上的树影阴森森的，使人想起大人说起的诸多与之有关的鬼魅之事，内心惊恐不已，细微的风声也使我毛骨悚然，再也没有了来时的浪漫心绪，我在内心起誓今后再也不走这条路了，便溜溜带跑，上了庄子重重地舒了一口气。此时不少人上了灯，母亲在院门口焦急地等待好久了。

盂城驛

题字 周同 责编 居永贵 版式 唐素梅